

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 第一輯（14）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第三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和

社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 第一輯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第三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知識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現代文艺理論譯叢. 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 7

(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 第一輯)

ISBN 7-80198-095-6

I. 現... II. 中... III. ①文藝理論—現代—文集 ②文藝美學—文集
IV. I0-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83220 號

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 第一輯 Wenxueyanjiusuo Xueshuhuikan
現代文艺理論譯叢 (第三輯)

編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 范紅延 馬岳

出版發行: 知識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址: <http://www.cnipr.com>

電話: 010-82000860 轉 8128

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電子制印有限公司

開本: 850mm × 1168mm 1/32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字數: 191 千字

ISBN 7-80198-095-6/I.004

郵編: 100088

電子信箱: bod@cnipr.com

傳真: 010-82000890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張: 8.5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1700.00 圓 (共 30 冊)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出版前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多年來，涌現出一批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著名學者，也出版了諸多可以預期傳世的學術力著。二〇〇三年，我在為慶祝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而編選的《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前言中對此有所描述。當然，那還只是一部五十年論文選集，而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則是五十年的論著輯要。第一輯主要收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所同仁集體編著譯介的著作，凡九種三十冊，可與《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相得益彰，從整體上展現文學研究所五十多年來學術研究的風貌。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風起雲湧，波及到學術界，就是各種形式的學術論爭此起彼伏。譬如一九五四年開始的關於《紅樓夢》和陶淵明的大討論，一九五五年開始的關於《琵琶記》、李煜及其詞的大討論，一九五八年關於“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大討論，一九五九年關於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論爭以及關於詩歌形式的大討論，一九六〇年前後展開的“關於文學上的共鳴問題和山水詩問題的討論”，以及關於題材問題的大討論等，都在共和國初期的學術探索中留下可資記憶的足跡。在這些學術論爭中，文學研究所始終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為了更好地主導這些學術活動，當時的老所長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十年內全所要完成七項任務，包括：研究我國當前文藝運動中的問題，經常發表評論，並定期整理出一些資料；研究並編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選出一些中國文學的選集和有關於文學史的參考資料；在外國文

學方面，研究各主要國家的文學，並將研究成果按照時代編出一些論文集，作為將來編寫外國文學史的準備；編訂漢譯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每部作品都冠以幫助一般讀者理解和欣賞的序文；研究文藝理論，並編寫出一部較為通俗、結合中國實際的文藝學著作；編訂漢譯外國文藝理論名著叢書，等等。上述諸多任務在當時文化思潮涌動中進展不一，其中，研究當前文藝運動中提出的理論問題，以及編纂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又是全所致力於兩個重點攻關項目。這裏彙集的三十冊學術著作，就是圍繞着這兩項工作重心而編纂的學術成果。

《文藝理論譯叢》一九五七年創刊，前後出版六期，旨在有計劃、有重點地介紹外國的美學及文藝理論的古典著作，包括各時代、各流派的重要理論家和作家有關基本原理以至創作技巧的專著（摘要）和論文。一九六一年，更名為《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同年，又創辦了《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古典文藝理論譯叢》至一九六五年共出版十一期。《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主要刊載一些現代外國進步的文藝理論、文藝批評以及相關的材料。這三套叢書，格局宏大，介紹了諸多重要的古典、現代外國文藝理論特別是美學方面的文章，為新中國文藝理論界提供了豐富而難得的參考資源，成為公認的不可缺少的資料庫。

文學史研究方面，按照周揚同志和何其芳同志的指導思想，“研究所要大搞資料，文學所要有從古到今最完備的資料”。一九五八年就整理出版了《白居易詩評述彙編》（陳友琴編）、《吳敬梓集外詩》（范寧編）、《孔尚任詩》（汪蔚林輯）等三種“中國文學資料叢刊”。此類資料，文學研究所分門別類地積累有數千冊之多。我們希望在今後編輯的《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中逐步加以整理彙錄，嘉惠學林。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工作開始得到落實。這裏選輯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就是由余冠英、錢鍾書和范寧執行主編的重要著作，在學術界產生

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我在《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出版前言》中曾經說過，五十多年來，文學研究所歷屆研究人員秉承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重視基本理論的研究，強調文獻的收集考訂，追求融會貫通的境界。這個學術傳統所以能夠保持并發揚光大，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應提及，那就是文學研究所具有的多學科交彙、老中青結合的集團優勢和潛心研究的學術氛圍。《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第一輯的出版就是一個初步的展示。這項有意義的工作還會繼續做下去，不僅彙輯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精品，對於那些活躍在當今學界的中青年學者的學術論著，也將擇要彙總，集成傳世。

學術研究永無止境，各項工作也未有盡期。起步伊始，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錯漏。我們誠懇地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

楊 義

目 次

談美	〔苏联〕捷林斯基 (1)
按照美的規律	〔苏联〕索洛維約夫 (32)
关于审美本性問題	〔苏联〕里曼采娃 (52)
論审美本性問題	〔苏联〕柯尔年科 (66)
审美关系的客体問題	〔苏联〕斯托洛維奇 (86)
論美学中的主观主义傾向	〔苏联〕別尔米亚科夫 (102)
美学中几个問題的論爭	〔苏联〕阿斯塔霍夫 (123)
艺术形象內容的特征	〔苏联〕特列莫夫 (140)
論研究艺术特征的途徑	〔苏联〕卡岡 (158)
为什么可以爭論趣味?	〔苏联〕別里克 (201)
論美	〔苏联〕契都諾娃 (214)
編後記	(253)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編後記	(263)

談 美

〔苏联〕K. 捷林斯基

这里是唐波夫的一位女教师——伊琳娜·伊凡諾夫娜·費的来信。我收到这封信还是在一九五六年，但是，說老实话，它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不知为什么再不离开我的脑海了。我把它全文抄录如下：

“尊敬的捷林斯基同志！

“請原諒我向您提出我的請求，并請原諒我不知道您的名字。

“我尽量写得簡短些。我是几年以前在师范学院毕业的，住在唐波夫，在一所学校里工作。我的专业是文学，現在担任心理学教师，通过了副博士考試，想在苏联文学方面做些工作。高年級的孩子們知道这些情况，就在去年三月請我給他們做一篇报告：《什么是人的美？》。孩子們是不能拒絕的。所以我就坐下来准备报告了。毫無疑問，一个人应当說你知道的事情和你自己的想法。同孩子們談話，必須簡單明了，举一些生动具体的例子。这方面我大概做得还不坏。报告会进行得很好：大家都很满意。不滿意的恐怕只有我自己。原因是这样的。我呢，当然是这样讲：人的美在于他的崇高的道德品质，在于他的丰富的

內心世界等。但是，在起草報告時，我恐怕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開始深入考慮，‘美’這個概念本身到底是什麼。在報告里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我把它避開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一直在為自己解答着這個問題。可是，說來您也許會覺得好笑，我至今還沒有解決它。我懂得，這個概念變了。我翻閱了許多倫理學和美學的著作，結果竟是一無所獲，找不到令我滿意的答復。現在我不找尋現成的答案了，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我找不到，因為我已經得出了一個可悲的結論，所有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加給它的涵義都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想知道個究竟。您知道，我不解決這個問題簡直就不行。而且，仿佛故意同我為難似的，我的一個最優秀的學生還來找我給他解答‘從奴隸社會以來“人的美”這個概念有了怎樣的變化’。我稀里糊塗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後來他又一再追問‘為什麼’，我就只好干脆對他說，更多的目前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要知道，對一個學生說這種話是很難開口的呀。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努力要解決的剛好是他提到的那些問題，——儘管表面，但是他接觸到了。這些問題我不能解決，而說謊我又不會。偏巧，又像故意似的，法捷耶夫又提出了藝術作品的永恒性、生命力的問題。這個問題我也在想。還有許多問題彼此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結成一團，我再也解不開了。而不解決這些問題，我就無法寫學位論文，因為我總得先把一切弄清楚，在自己的腦子里把它們‘分架’放好才行啊。為什麼我要把這一切寫信告訴您，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呢？第一，您不認識我，而我却是曾從您的著作中認識您的。第二，我希望您能指點我——應當看些什麼書？在唐波夫所有的藏書我都翻遍了。或許，唐波夫沒有，而莫斯科有呢。即使不是俄文的，我連中文也願意學，只要能找到答案。您是知道的，您也一定要告訴

我应当怎么办。我非常相信这点。”

这封信的作者对我颇为抬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虚荣心这个恶鬼，这鬼是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的。然而，說老实话，这信在更大的程度上使我陷于窘境。我，当然，也“稀里糊涂地”回答了我的通信者，显然就像她回答她那求知欲很强的学生那样。然而，形成了連鎖反应。于是从那时起我自己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了：美究竟是什么？

促使我們大家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是生活本身，是共产主义建設实践本身。无怪乎报章杂志上，学校里，学术界里，社会生活里——到处都仿佛“自然而然地”对我们呈现出美的問題。既然今天的历史本身使我们清楚看见了美的概念同人的社会实践的联系，那么单只这件事情似乎就足以促使我們朝这个方向去搜寻美的秘密的謎底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下面再談得詳細些。

我也尽力閱讀了我所能讀到的书籍，关于美的本质、美、艺术的审美实质，生活中的美及其同人类双手的产物的关系啦等。我既讀过去的哲学家們的著作，也讀近几年出版的美学书籍和文章。恰巧这几年出了相当多的美学著作，已經不能再像五年以前那样，說什么学术界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立場对美学問題闡述得太少了。我再說一遍，这样的书籍現在很不少了。

尽管尊重这些著作，我从这許多书里还是得不到女教师伊·費也在寻求的那种精神滿足。看来，这件事的責任主要在于我自己作为一个讀者不善于汲取这些美学著作中所包含的养分。

但是这种不滿足感的部分起因或許也可以归之于这样一点，即这些著作在考察美的观念时往往不联系我們实现共产主

父的斗争。要知道恩格斯絕不是凭白无故地把考察每件事物时的邏輯方式和历史方式的統一視為馬克思方法的主要特点之一的。^①

的确,要在考察美的观念时把这两种方式統一起来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美的概念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最不可解的概念之一了(然而,在日常用語中我們却如此輕松自然地运用它)。我自然也可以重复安那托尔·法朗士談論自己的話,他曾說過,他已經超过那种贊美你所不理解的事物的年齡了。但是法朗士同左拉爭論时对認識美所持的那种不求甚解的态度却頗难令人贊同,他說:“我們所有的人,不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卑躬屈节还是盛气凌人的,都有美的本能,都喜好那点綴着、美化着、充盈于世界之中、构成存在之美妙的事物。左拉君是不怀疑这一点的……”^②

这里立刻产生了一个問題,这充盈于世界之中的究竟是什么呢?这美化着并构成存在之美妙的又是什么呢?人所素有的美的本能又是怎样一种东西呢?

可惜,只要我們允許发出怀疑和反駁,我們立刻就会由于发觉自己落入困惑不解的丛莽之中而感到自己是不幸者,要钻出这片丛莽却不是那样容易的。显然,要想找到出路,也就是找到美的定义,我們就必須面对所有的問題和疑惑,以期在四处碰壁之中,漸漸找到走出这座迷宫的出路。我們要設想的是济济滿堂的发問和怀疑的听众,而不是一个反駁你的交談者。

首先,这种困难重重的迷宫之感是什么造成的呢? 答曰:美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第一卷,第三五一頁。

② 《安那托尔·法朗士全集》,第八卷,莫斯科,一九六〇年,第六三頁。

的概念用法太多。而且在这种种用法之中，这一概念往往变为一种譬喻，反之也是如此：这个字的直接涵义往往也会根据某些近似的特征轉化为假借的涵义。有时，美还能变成某种极其龐大的譬喻，給人整个生活、整个世界的形象。美的概念不但有大量的同义語和各种不同的意味（如美好、秀丽、和諧、美妙，甚至詩情等），作为形容語“美丽的”來說，这一概念还能用之于无穷无尽的各种現象和事物。

我們說：“人的美”，這句話既表示身体的美，也表示精神的美；我們說：“美的行徑”、“美的画”、“美的牆紙”、家俱、浮云、夜晚、孩子、棋局、乐曲——无一不可以使用这个概念。还有一个日常用語叫“市井气的美”，它的含意是“日用品水平的”美，或趣味不高的美。

在使用美这个概念时，我們把各种本质不同的、不可互相比較的事物相提并論，扯到一起了。然而我們必然是在其中发现了某种共同之点，所以才使用美这个概念的。可是在乔康达^①、星空、社会功迹、弗林娜^②、百合花、謙虛、眼睛、阿波罗和其他种种不可互相比較の現象和事物之間能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是否这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有荒謬之处，就像語言学上为了說明動詞的不同含意而时常引用的那个著名的違反邏輯的例子那样呢：шел дождь и два студента, один в пальто, другой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③ 把用胸膛頂住敌人火力点的英雄事迹同維納斯

① 指达·芬奇名画《蒙納·丽莎·乔康达》。——譯者注。

② 古希腊著名艺妓。——譯者注。

③ 這句話想說的意思是：下着雨，走着两个大学生，一个穿大衣，一个上学校。下面加了重点的这几个字是俄文動詞 Ити 的几种不同用法。原句中只用了一个動詞，要它同时表示这几种意思，因此变得荒謬。——譯者注。

的无臂雕像相对比是否也同样荒謬呢？然而，这里确有某种共同之点，某种为我們感到共同的东西。而这就是美。海上的黎明、出色的行徑、棋局、美少年安提諾的塑像——所有这些現象都是一些虽有质的差異、但却彼此联系的因素的总和，而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也就形成了某种統一体，形成了一种“純态”的結晶，向我們的大脑发出美的信号。我們感受到这些綜合体，感受到这些系統和現象，于是就說：“是啊，这真美，这可真是美。”这是什么意思呢？

席勒在他的一首題名为《美》的短詩里，对这个字的广泛无穷的容量給了这样一种解釋：

你万古一体，而形式无边无际。

正是在这形式的无尽里蘊含着你的統一。

“不，”一个提問題的人会說。“这不叫解答。这倒像遁入邏輯、抽象的雪山之巔，而沒有具体說明，究竟是什么引起我們的‘美的效果’。”

“是的，”另一个人又会补充說。“讲什么‘万物中之一体’，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沒說。与其如此，那还不如要法朗士的定义，把美形容为充盈于世界之中、愉悅我們心灵的美妙的精英底实体哪。”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美的感受不是抽象的、而是带有高度的触觉感、雕塑感甚至肉感的古代詩人，几乎从来不给美的本身下定义。荷馬把美丽的海倫描繪成一个活的具有雕塑感的肉体，这肉体变成了一种偉大的力量，主宰着两个民族命运，引起糾紛和战争。这并不是一般的人类美，而是具体的女性美，它不仅能吸引人，而且也能把人們拆散。

希臘人卡彼同也在他的短詩里寫道：

美而不媚，悅而不迷，
其猶無鈎，有餌何益？

這時，第三個反駁的人又會說：

“這樣抽象地回答什麼是美的問題，倒使我想起神話中的宮殿，進去的門千千万萬，而出來的門却一個也沒有。進到這個問題里的門是很多的：晚霞啦、情人的眼睛啦、一局象棋啦、一個人的高尚的行為啦、等等，——樣樣都是美的。可是出來的門呢，好像非得上天才行。難道就不能想個什麼辦法把美的問題從九霄里降到地面上來嗎？就算古代的希臘人對這個問題沒有提出答案，但他們畢竟是在站在地面上的。”

我想了一下，然後回答我臆想中的交談者說：

第一，古代的思想家和詩人絕不是沒有我們所說的抽象思維的（施賓格勒爾^①就曾肯定過這一點）。第二，通過抽象的邏輯辯證，我們還能懂得美的觀念的具體體現的獨特之處。早在古希臘時代就有尺度、比例、和諧等概念了。亞里士多德就曾引用過赫拉克利特的話：“分者能合，相異者（音調）可以形成最美的和聲，萬物都是通過鬥爭產生的。”^②

赫拉克利特的這段話至少包含兩個十分深刻的思想：（一）在自然界的運動過程中，它的分子可以形成某種我們有權把統一体、內在目的、結構等概念加在它上面的東西；（二）達到這種和諧的運動是通過鬥爭，通過衝突和否定的。這是十足的辯證的思想，完全符合現代精神，雖然它產生於兩千五百年以前。

① 施賓格勒爾（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譯者注。

② 《古希臘羅馬思想家論藝術》，莫斯科，一九三八年，第一三頁。

古代关于尺度和比例的概念，到了十八世紀，又为狄德罗所发展，而成为普遍的对比观念。狄德罗在他的《关于美的起源和屬性的哲学探討》里证明，大自然里的东西，凡是能使人产生尺度观念，使人把实在的东西同某种崇高的东西、或至少是同另一种东西相联系的，——換句話說，凡是能唤起对比观念的，——都是美的因素。狄德罗的这个思想里有某种令人信服之处。当然，这里也像席勒的短詩那样，是以完全形式的、邏輯的方式描繪自然界里美的因素的，但这并不等于說，它不能用来認識物质本身的具体現象。尺度和对比的观念是包罗万象的，因此它可以用在美的千差万別的形态上。这一套議論可以比作方程式，而方程式是可以用来解决各种极不相同的东西的。

科学院院士 A. 克雷洛夫說：“在天体运行的計算……和舰艖的簸蕩之間似乎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然而，如果仅仅列出公式和方程式，不写文字，那就无法分辨你要解决的是哪一个問題，因为方程式都是同样的。

“各种不同現象在数学方面的这种令人惊異的相似之中，也就隐含着創造数学定式的美妙世界的巨大可能性。”^①

如果我們把結構形式方面的对比观念作为美的概念的基础，那我們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結論。那时也会无法分辨，所說的究竟是什么，是維納斯雕像呢，还是象棋。美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摆脱一切实在的生活联系，失去具体的感性內容，而变为某种无所不在的精神刺激，可以容納在任何一种事物之中，無論是数学方程式，是乐曲或是棋局，是女人的眼睛、英雄的行徑，还是湖上的晚霞。

① 論文集《机器》，科学院士阿尔托波列夫斯基編，莫斯科，一九五九年，第三六八頁。

但是正如在各种不同現象的数学相似之中包含着創造特殊的、形式的、由各种公式和积分式組成的自然定式的可能,美的邏輯定式也可以使我們漸次理解向我們发出美的信号的外部物质世界,理解那些現象或綜合体。正如数学公式无論从外表或从任何一方面說来都与大自然的过程絕不相似,但它却是認識这些过程的钥匙,美的邏輯公式也同美的实在現象相距甚远,而它也是認識这类实在現象的門徑。标本同原物是有“血緣关系”的。

所以要从我們的矛盾重重的迷宫中钻出来,我們就必须找寻美的現象的邏輯定式。

但是我們必須首先回答这样一个問題:自然界里究竟是什么向我們发出美的“信号”呢?美存在于自然界里,它是不依賴于我們的主观感受的客观現象,对于这个論断似乎誰也不会发生怀疑。譬如,密克魯霍-馬克萊在玻里尼西亚群島上发现了一种美丽的花,并且把它加以描写。在他来到这些島屿之前,这花就在那里开放着,显露着它的美色。然而它之被称为美,却是这位学者第一个发现它以后的事情。这花究竟向人发出了什么呢?发出消息,說它这朵花,是美的。那么在它的存在里有什么特点呢?

大約两年前,曾經有几位作家在我的家里座談這個問題,大家都想通过爭論,为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對話集《大希庇阿斯》篇里)就已經提出的問題找到答案:如果一切美都是由于某种力量的作用所以才美,那么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参加我們爭論的叶列明发表了这样一种見解,他說,我們所說的美的規律是存在于自然界里,存在于它的結構、它的物质組織的結構里的。美,象意識一样,不是物质的。然而它也象意識一样,是物质的一种屬性。美是物质的一种組織形态,是它的

一种特殊状态,如果在物质的組織里发现有內在目的,符合于各部分的配置和互相关系的理想(这显然又和物质本身的构造有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美的。这就是美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

“不,”阿加波夫反駁說,“这些見解令人无法同意。美絕不是什么物质屬性,就象热一样。热是一定程度或者一定頻率的分子运动。它的确是一种客观現象,用相应的仪器可以把它記錄下来。它还可以为热电偶所接受,并且作为一种信号傳导給某种自动化系統。冷却装置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則而运轉的,冶金过程也是根据这样的原則而为人掌握的……而且这种信号,作为物质的某种客观性能來說,还可以为人所感受。順便說說,热信号还会使我們所有这些凡人想到,大地上高等动物机体所能生存的热范围是多么小而狹窄。不,美是一种純粹的社会概念。馬克思在回答他的女儿們的家庭心理測驗时說,在所有各种顏色里,他最喜欢紅色,因为这是革命的色彩,——馬克思的这句话,恐怕比您从物质本身构造的角度所闡发的美的观念包含着更多的真理。除此而外,物质构造的概念是属于数理范畴的,它改变得非常之快,波尔^①或卢瑟福^②所設想的原子結構式今天已被全部推翻了。”

在这两种論断之間我看不出什么不能相容之处。两位作家都在探求美的物质“信号”,只不过一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探討的,另一个則是从純粹社会科学的角度。然而我們这种爭論有一个好处:在爭論之中我們感到必須事先弄清一系列概念

① 尼尔斯·波尔(一八八五年生):丹麦物理学家,創立原子的原始量子論。——譯者注。

② 厄恩斯特·卢瑟福(一八七一——一九三七):英国物理学家,曾研究原子結構和放射性过程,并于一九一九年最先使原子核裂变。——譯者注。